

漢·鄭玄 清·劉寶楠注

論語正義

上海書店

漢·鄭玄清·劉寶楠注

論語正義

上海書店

本書據世界書局《諸子集成》本影印

论 语 正 义

(汉)郑 玄注 (清)刘宝楠注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 8/4 插页 2

1986 年 7 月第一版 1992 年 6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7501—28500

ISBN 7-80569-523-7/B·35

定价: 5.80元

凡例

一、經文注文。從邢疏本。惟泰伯篇予有亂臣十人。以子臣母。有干名義。因據唐石經刪臣字。其他文字異同。如漢唐宋石經及皇侃疏陸德明釋文所載各本。咸列於疏。至山井鼎考文所引古本與皇本多同。高麗足利本與古本亦相出入。語涉譌加。殊爲非類。既詳見於考文及阮氏元論語校勘記。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故此疏所引甚少。（古本高麗足利本。有與皇本釋文本唐石經適合者。始備引之。否則不引。）至注文訛錯處。多從皇本及後人校改。其皇本所載注文。視邢本甚繁。非關典要。悉從略焉。

一、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晉人箸錄之舊。而鄭君遺注。悉載疏內。至引申經文。實事求是。不專一家。故於注義之備者。則據注以釋經。略者。則依經以補疏。其有違失未可從者。則先疏經文。次及注義。若說義二三。於義得合。悉爲錄之。以正向來注疏家墨守之失。

一、鄭注久佚。近時惠氏棟陳氏鱣臧氏鏞宋氏翔鳳咸有輯本。於集解外。徵引頗多。雖拾殘補闕。聯綴之迹。非其本真。而舍是則無可依據。今悉詳載。而原引某書某卷及字句小異。均難備列。閱者諒諸。

一、古人引書。多有增減。蓋未檢及原文故也。翟氏灝四書考異。馮氏登府論語異文疏證。於諸史及漢唐宋人傳注各經說文集。凡引論語有不同者。悉爲列入。博稽同異。辨證得失。既有專書。此宜從略。

一、漢唐以來。引孔子說。多爲諸賢語。諸賢說。或爲孔子語者。皆由以意徵引。未檢原文。翟氏考異既詳載之。故此疏不之及。

一、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後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後著述益多。尤宜擇取。

一、諸儒經說。有一義之中。是非錯見。但采其善而不著其名。則嫌於掠美。若備引其說而並加駁難。又嫌於葛藤。故今所輯。全短從長。同於節取。或祇撮大要。爲某某說。

一、引諸儒說。皆舉所著書之名。若習聞其語。未知所出何書。則但記其姓名而已。又先祖考國子監典簿諱履恂。箸秋槎雜記。先叔祖丹徒縣學訓導諱台拱。箸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先伯父五河縣學訓導諱寶樹。箸經義說略。疏中皆稱爵。

劉恭冕述。

論語正義目錄

凡例	一
學而第一	一
爲政第二	二〇
八佾第三	四一
里仁第四	七四
公冶長第五	八六
雍也第六	一一一
述而第七	一三四
泰伯第八	一五四
子罕第九	一七一
鄉黨第十	一九五
先進第十一	二三六
顏淵第十二	二六二
子路第十三	二七九
憲問第十四	三〇〇
衛靈公第十五	三三〇

季氏第十六·····	三五〇
陽貨第十七·····	三六五
微子第十八·····	三八六
子張第十九·····	四〇一
堯曰第二十·····	四一〇
論語序·····	四一九
鄭玄論語序逸文·····	四三一
後敘·····	四三四

論語正義

劉寶楠著

卷一 學而第一

正義曰。釋文及皇邢疏本。皆有此題。邢疏云。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下。爲當篇之小目。第一。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案古人以漆書竹簡。物當一篇。卽爲編列。以章束之。故孔子讀易。韋編三絕。當孔子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也。毛詩序疏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今本說文脫。弟字下云韋束之次第也。從古字之象。疑弟指韋束之次言。第則指竹簡言。釋名釋書契云。稱題亦有第。因其第次也。後漢安帝紀李膺注。第謂有甲乙之次第。

集解

正義曰。陸德明經典釋文。載論語舊題。止集解二字。在學而第一之下。自注。一本作何晏集解。一本必六朝時人改題。誤以集解爲何晏一人作也。然釋文雖仍舊題。而云何晏集孔安國云云。其文兩見。則亦爲後世之誤說所惑也。

凡十六章

正義曰。釋文舊有此題。其所據卽集解本。今皇邢疏無凡幾章之題者。當由所見本已刪之也。漢石經則每卷後有此題。蓋昔章句家所記之數。據計釋文各篇四百九十二章。增岐孟子篇敘曰。四百八十六章。又增又少六章。又陽貨篇二十四章。漢石經作廿六章。凡皆所據本異。故多寡迥殊。今但依釋文以存集解之舊。其有難合諸語。各於當篇之下。至後世分析移併之故。言人人殊。既由臆造。則皆略焉。又趙岐言章次大小。各當其事。無所法也。明謂論語章次。依事類敘。無所取法。與孟子篇章迥殊。而皇疏妄有聯貫。翟氏顯考異。已言其誤。後之學者。亦有茲失。既非理所可取。則皆刪佚。不敢更著其說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

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也。正義曰。曰者。皇疏引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爲曰。邢疏引說文云。曰。習也。象口氣出也。又引孝經釋文云。從口乙聲。亦象。乙氣出也。所引說文各異。段氏王裁校定作從口。學者。說文云。數。覺悟也。从教从口。口。向曉也。曰聲。學。篆文數省。白虎通辟雍篇。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从教从口。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而前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云。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案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是詩書禮樂。乃貴賤通習之學。學已大成。始得出仕。所謂先進於禮樂者也。春秋時。廢選舉之務。故學校多廢。禮樂崩壞。職此之由。夫子十五志學。及後不仕。乃更刪定諸經。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當定公五年已修詩書禮樂。職此之時。刪定之後。學業復存。凡篇中所言爲學之事。皆指夫子所刪定言之矣。時習者。說文。時。四時也。此謂春夏秋冬。而日中晷刻。亦得名時。引申之義也。皇疏云。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爲時。內則云。六年教之數目。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爲時也。二就年中爲時。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三就日中爲時。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時是日中之時。之者。詩。蓼莪鄭箋云。之。猶是也。此常訓。不亦說乎者。孟子滕文公上。不亦善乎。趙岐注。不亦者。亦也。爾雅釋詁。說。樂也。皇本凡說皆作悅。說又有說無悅。況是俗體。夫子自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釋顏回好學。雖貧不改其樂。皆是說學有然也。乎者。說文云。乎。語之餘也。廣雅釋詁。乎。詞也。此用爲語助。○注。子者至說。○正義曰。白虎通號篇。子者。丈夫之爵稱也。與此注義同。言尊卑皆得稱子。故此孔子門人稱師亦曰子也。邢疏云。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誦習者。說文。誦。誦也。誦也。周官大司馬注。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誦誦皆是口習。故此注言誦習也。但古人爲學。有操縵博依雜服與藝諸事。此注專以誦習言者。亦舉一端以見之也。說文。習。鳥數飛也。引申爲凡重習學習之義。呂覽審己注。習。學也。下章傳不習乎。訓義亦同。學不廢業者。廢者。棄也。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簡冊亦用竹爲版。故亦名業。曲禮云。請業則起。注。業謂篇卷也。是也。悅。釋者。說文新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曰。同門曰朋。正義曰。宋氏鉉鳳樓說也。注重言以曉人。

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雍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爲弟子。按宋說是也。釋文云。有或作友。非。考白虎通引有朋作朋友。疑白虎通本作友朋。即釋文所載或本。後人乃改作朋友耳。隸釋載漢書書碑。有朋自遠。亦作有朋。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云。呂氏春秋貴直篇。有人自南方來。句法極相似。陸氏謂作友非是也。自遠方來者。廣雅釋詁。自。從也。爾雅釋詁。遠。邇也。淮南兵略訓。方者。地也。禮表記注。方。四方也。爾雅釋詁。來。至也。並常訓。學記言學至大成。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然則朋來。正是學成之驗。不亦樂乎者。蒼頡篇。樂。喜也。與說義同。易象傳。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者。說也。禮中庸云。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文時習是成己。朋來是成物。但成物亦由成己。

既以驗己之功修。又以得教學相長之益。人才造就之多。所以樂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亦此意。○注。同門曰朋。○正義曰。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鄭注此文。與包同。同門者。謂同處一師門也。禮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當夫子時。學校已廢。仕焉而已者多不任爲師。夫子乃始設教於魯。以師道自任。開門授業。俸酒之聞。必別有講肄之所。而非爲舊時家塾矣。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吾怒也。凡人所不知。君子不怒。正義曰。人不知者。謂當時君卿大夫不知己學有成舉用之也。白虎通號號。或稱君子者。德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禮中庸記。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謂己之爲學。上達於天。爲天所知。則非人所能知。故無所怨尤也。夫子一生進德脩業之大。咸括於此章。是故學而不厭。時習也。知也。誨人不倦。朋友來也。仁也。德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如不愠也。惟聖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記者因以其言。列諸篇首。○注。愠怒至不怒。○正義曰。詩縣傳。愠。患也。患怒義同。皇疏後一解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爲教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怒之而不愠怒之也。此卽正義。焦氏循論語補疏注言。人有所不知。則是人自不知。非不知己也。我所知而人不知。因而愠之。矜也。後漢儒林傳注引魏略云。樂詳字文載。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偏。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辭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臂引類。至忘寢食。此亦焦氏就注說證之。實則教學之法。語之而不知。雖舍之亦可。無容以不愠卽稱君子。此注此云。不與經旨應也。

有子曰。孔子弟子。有若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言孝弟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正義曰。阮氏元有子之言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會子不可。其餘皆服之矣。故論語次章。卽列有子之語。在會子之前。案會子不可。非不服有子也。特以尊異孔子。不敢以事師之禮。用之他人。觀會子但言孔子德不可向。而於有子無微辭。則非不服有子可知。當時弟子。惟有子會子稱子。此必孔子弟子於孔子後尊事二子如師。故通稱子也。至閔子騫持有一稱子。此亦二子之門人所記。而孔子弟子之於二子仍稱字。故篇中於閔冉稱字。稱子錯出也。其爲人者。尙書大傳注。其。發聲也。周官典同注。爲。作也。並常訓。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孝弟者。爾雅釋訓。順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此文不言友言弟者。友是兄弟相愛好。此則專指爲人弟者。不兼兄言也。賈子道術云。

卷一 學而第一

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悌卽弟俗體。論語釋文云。弟本作悌。皇本高麗本亦作悌。並從俗作也。好犯上者。皇疏云。好謂心欲也。爾雅釋詁。犯。勝也。說文。犯。侵也。鮮者。鄭注云。鮮。寡也。此本爾雅釋詁。說文。變。是少也。變正字。鮮。魚名。出貉國。段借字。時世教衰。民知德者鮮。故孝弟之人。容有犯上。故云鮮也。作亂者。爾雅釋言。作。爲也。左宣十二年傳。人反物爲亂。十五年傳。民反德爲亂。作亂之人。由於好犯上。好犯上。由於不孝不弟。故古者教弟子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京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皆令知有孝弟之道。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又令知有事長上處朋友之禮。故孝弟之人。鮮有犯上。若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知爲必無之事。故曰未之有也。曾子立孝云。是故未有君而故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孝子事君。弟弟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是言孝弟之人。必爲忠臣順下而不奸犯上。不好作亂。可無疑矣。春秋之時。學校已廢。黜大夫多世官。不復知有孝弟之道。故事君事長。鮮克由禮。而亂臣賊子。途至接踵以起也。○注。孔子弟子有若。○正義曰。皇本作孔安國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三十三歲。論語邢疏及禮檀弓疏引作四十三歲。裴顯史記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此出鄭氏孔子弟子目錄。今佚不傳。○注。鮮少。至少也。○正義曰。鮮少者。說文。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順。循也。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恭順者。說文。恭。肅也。釋名釋言。順。循也。尊位所存也。亦謂位在己上。凡者。總舉之辭。必恭順於上也。丘光庭兼明書以犯上。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正義曰。務本者。說文。務。趣也。高誘而道生者。李賢後漢郎顗傳注。立。猶定也。道者。人所由行之路。事物之理。皆人所由行。故亦曰道。彙書董仲舒傳。道者。所繇通於治之路也。是也。廣雅釋詁。生。出也。大戴禮保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誠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滂。本立而道生。阮氏元論仁篇。以本立而道生爲古逸詩。愚謂務本二句。是古成語。而有子引之。說苑及後漢延篤傳皆作孔子語者。七十子所述。皆祖聖論。又當時引述各經。未檢原文。或有錯謬故也。中庸言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父子昆弟。尤爲本根之所在。若人能孝弟。則於君臣夫婦朋友之倫。處之必得其宜。而可名之爲道。故本立而道生也。爲仁猶言行仁。所謂利己隨仁者也。下篇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子貢問爲仁。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皆是言爲仁。又志於仁。求仁欲仁。用力於仁。亦是言爲仁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於父母。善於兄弟。亦由愛敬之心。故禮言孝子有深愛。又言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敬亦本乎愛也。孝弟所以爲爲仁之本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德

兼仁義禮智。此不言德言仁者。仁統四德。故爲仁尤亟也。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爲仁必先自孝弟始也。孝經云。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觀此。則不孝不弟。雖有他善。終是不仁。何者。爲其大本已失。其未自不足貴也。宋氏細屬鄭注輯本。爲仁作爲人云。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案仁人當出齊古魯異文。鄭就所見本人字解之爲人之本。與上文其爲人也句相應。義亦通也。鄭注又云。孝爲百行之本。言孝則弟可知。百行者。不一行也。呂氏春秋孝行云。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又云。務本莫貴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教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夫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所重。而後及所輕。是知孝弟爲爲人之本。故君子先務此也。孝弟也者云云。是釋務本二句之義。與者。語助辭。○注。本基至大成。○正義曰。說文。本。木下曰本。從木一在下。象其根。往訓基者。說文。基。牆始也。始亦本也。大成者。大猶廣也。訓生爲成。此引申之義。表記云。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通易辭也。又云。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仁道大成。最爲難能。故惟能先事父兄。復擴充其本性之善。兼有衆德。然後仁道可冀大成也。皇本以先能事父兄二句爲包注。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正義曰。

禮表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用無正。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左傳載師曠魯諫。叔向引巧言如流以美之。又羔民詩。令儀令色。彼文言巧令。皆是美辭。此云鮮矣仁者。以巧令多由僞作。故下篇言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又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孔。甚也。王。倨也。以巧言令色爲甚。則仁可知。然夫子論云鮮仁者。不忍重斥之。猶若有未絕於仁也。會子立事云。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與此文義同。皇本仁上有有字。○注。巧言至仁也。○正義曰。巧言音義相近。詩用無正。義。巧。猶善也。禮表記注。巧謂順而說也。皆謂好其言語。即詩云好言自口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令色。史記夏本紀作善色。是令有善義。說文。色。顏氣也。齊語韋昭解。顏。眉目之間。引申之。凡氣之達於面者。皆謂之顏。故注以顏色連文。云少能有仁。似注所見本亦作有仁。

曾子曰。馬曰。弟子。曾參。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吾日三省吾身者。爾雅釋詁。吾。我也。說文。吾。我自稱也。日行一周天爲

五

一晝夜。故一晝夜即名曰。周髀算經注。從旦至旦爲一日也。是也。說文。三。數名。阮氏元徽說。古人備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且以數記言。使百官萬民。易誦易記。供範周官。尤其最著者也。論語以數記文者。如一心記三省三友三戒三愆三變四教絕四惡五美六言六蔽九思之類。則亦數口授耳。受心記之古法也。鄭注云。思察己之所行也。此以省訓察。本爾雅釋詁。說文。省。視也。義亦近。爾雅釋詁。身。我也。說文。身。軀也。象人之身。釋名釋身體云。身伸也。可屈伸也。爲人謀而不忠者。國策魏策注。爲。助也。左襄四年傳。容難爲謀。魯語。容事爲謀。毛詩四牡傳。容事之難易爲謀。用內外傳義也。周語。忠者。文之實也。楊倞荀子禮論注。忠。誠也。誠實義同。誠心以爲人謀謂之忠。故臣之於君。有誠心事之。亦謂之忠。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者。禮檀弓注。與。及也。此常訓。鄭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志曰友。同門義見前疏。同志者。謂兩人不共事而所志同也。鄭箋詩關雎注。禮坊記並有此訓。說文。交。同志爲友。前二又。相交友也。義與鄭同。說文。交。經也。从大象交形。朋友與己兩人相會合亦得稱交。引申之義也。皇本交下有言字。說文。信。誠也。從人從言會意。釋名釋言語。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五倫之義。朋友主信。故會子以不信自省也。傳不習乎者。傳謂師有所傳於己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不如丘之好學。可見好學最難。其於及門中。惟稱顏子好學。今會子三省。既以忠信自勵。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會子立事篇。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役其身。亦可謂中業矣。又云。君子既學之。愚其不博也。既博之。愚其不習也。既習之。愚其不知也。既知之。愚其不行也。此正會子以傳不習自省之證。習兼知行。故論語祇言習也。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讀此庸輯鄭注釋云。此傳字。從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于義益明。故從之。如臧此言。是專與傳。同謂師之所傳。而字作專者。所謂假借爲之也。宋氏翔鳳論語發微。孔子爲會子傳孝道而有孝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則會子以孝經專門名其家。故魯論讀傳爲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涇。會氏之言。即孔子傳習之旨也。包氏慎言論語溫故錄。專謂所專之業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學者說義必稱師。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所專之業不習。則廢棄師說。與叛同科。故會子以此自省。後漢書儒林傳。其著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說離。揚雄所謂讀讀之學。各習其師。此即魯論義也。案宋包二君義同。廣雅釋詁。專。業也。亦謂所專之業。此魯論文既不著。義亦難曉。故既取臧說。兼資宋包非敢定於一是也。○注。弟子會參。○正義曰。元和姓纂。夏少康封少子曲烈於鄆。春秋時。爲莒所滅。鄆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會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哲。哲即會點。會子父也。史記弟子傳。會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正義曰。得無者。疑辭。郭氏翼雪履齋筆記。會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傳亦我傳乎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著躬試之事而讓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焦氏循論語補疏。己所素習。用以傳人。方不安傳致誤學者。所謂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也。二說皆從集解。亦通。

子曰。道千乘之國。圖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正義曰。道。皇本作導。千者。數名。說文。千。十百加乎其土之名。故人登車。亦謂之乘。三蒼云。衆。載也。左隱元年傳杜注。車曰乘。車駕馬。多用四。故儀禮聘禮注云。乘。四馬也。趙岐孟子梁惠王篇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國者。說文云。國。邦也。周官大宰鄭注。大曰邦。小曰國。此對文有異。若散文亦通稱。○注。馬曰至存焉。○正義曰。說文云。政。正也。从支攴正。正亦聲。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政教即敬信諸端。注言此者。明敬事云云。即所以道國也。道本道路之名。人所循行。此政教。亦是示人以必行。故得曰道。包云治者。謂治之以政教。義與馬不異也。鄭此注云。司馬法云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鄭此注與馬同。又公羊哀十年傳疏引云。公侯方百里。則賦出革車一乘。亦此注文。井十當作井百。邢疏云。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乘之國。爲公侯之大國也。皇疏云。凡人一舉足爲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畝百爲夫。是方百步也。謂爲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三爲屋。則是方百者。三也。並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爲屋者。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曰爲屋也。屋三爲井。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爲井者。因夫閒有途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井十爲通。十井之地並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爲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十人也。通十爲成。則方十里也。謂爲成者。共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方十里者。千。即是千成。則容千乘也。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二百里。二二三爲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牛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爲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

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邢疏申馬說云。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伯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又申包說云。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百里之封也。案注包馬異說。皇邢疏如文釋之。無所折衷。後人解此。乃多轉轍。從馬氏。則以千乘非百里所容。從包氏。則以周禮爲不可信。紛紛詰難。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騫求古錄說此最明最詳。故備錄之。其說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言萬乘之國。千乘之家。千乘之國。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車萬乘。百里出車千乘。十里出車百乘也。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說。以開方之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出一乘矣。若馬氏說百井出一乘。則百里之國。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與孟子不合。包氏合於孟子。是包氏爲可據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馬氏之說。則據司馬法。鄭注小司徒。亦引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三十家。爲匹馬。士一人。從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從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車十乘。士百人。從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車百乘。士千人。從二千人。賈疏通九千夫之地。宮室徐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馬法一書。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子產皆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今謂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於大國諸侯。必不然矣。或謂司馬法車乘有兩法。一云兵車一乘。士十人。從二十人。一云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爲畿外邦國法。是畿外邦國也。一乘車。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機汲五人。共一百人。馬牛餼養具備。此豈八十家所能給哉。不知天子六卿。出於六卿。大國三軍出於三卿。蓋家出一人爲兵也。又三處亦有三軍。三卿爲正卒。三處爲副卒。卿途出軍而不出車。都鄙出車而不出兵。孔仲達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卿。六卿不足。取六處。六處不足。取都鄙

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塗。鄉塗不足。然後徧徵境內。賈公彥小司徒疏亦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鄉塗。猶不止。漏境出之。是爲千乘之賦。然則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丘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使三萬。正與司馬法合。此說得之。然則都鄙即至出兵。而調發之數。惟用三十人。豈八十家所不能給哉。至於丘乘陳講武。正當人而具七十五人。無過家一人耳。此但備而不用。惟蒐田講武乃行。又何不給之有。農隙而無禁。則造車不難。馬牛畜之民閒。可給民用。不過暫出以供蒐田之用耳。芻蕘則允野人所易得者也。且以八十家而出一車四馬。又何患其不給乎。或又謂百里之國。山川林麓。城郭宮室。徐巷園圃。三分去一。三鄉三塗。又不出車。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則三百乘且不足。安得有千乘乎。不知百里之國。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孟子言碩穀。正是言田。其曰地方百里者。地與田通稱。故井地即井田也。百里以田言。則山川林麓以及徐巷園圃等。固已除去矣。碩穀必均。若不去山川。山川天下不同。則稅不均矣。荀境內山川甚多。而封域止百里。田稅所出。安足以給用乎。故知大國百里。其封疆必不止此。周禮所以有五百里四百里之說。蓋兼山川附庸而言也。孟子則專言穀土耳。城郭宮室徐巷等。雖有定數。然亦非穀土。則亦不在百里之內也。先儒三分去一之說。亦未必然。孟子言方里而井。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皆以井計數。方里不必其形正。其以方田之法算之。有九百畝則曰方里。地方百里等方字。皆如是也。然則百里之國。不謂封疆。其里亦非廣長之里矣。孟子言一夫百畝。而周禮有不易百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說。蓋孟子言其略。周禮則詳言之也。分田必均。周禮以三等均之。其說至當。左傳井衍沃牧隰皋。鄭氏謂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是也。是則一井不必九百畝。百里之國亦不必九百萬畝。以通率二井當一井。當有一千八百萬畝矣。孟子但舉不易之田。故曰一夫百畝。大國百里也。鄉塗之民皆受田。則亦有車乘。但其作之之財受於官府。故曰不出車。非無車也。夫敬事而信。國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如是。百里之國。豈不足於千乘哉。包氏之說。可無疑矣。

敬事而信。國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與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國包曰。節用不奢侈。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國包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正義曰。事謂政事。用謂財用也。愛。說文作愛。行貌。則一義。本字作慈。衆氓也。從古文之象。書多土序鄭注。民。無知之稱。呂州注及詩靈臺序注。並云。民者冥也。冥亦無知之義。宋石經避諱敬作欽。後放此。○注。爲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正義曰。說文。敬。肅也。從支苟。釋名釋言語。敬。警也。恒自肅警也。此注言敬慎者。慎亦肅警意也。下篇執事敬事思敬訓並同。苟子議兵篇。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與民必誠信者。誠者。實也。言舉事必誠信也。事是政令。政令所以教民。故注以與民言之。晉語箕鄭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民。則上下

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注。節用至養之。○正義曰。說文云。節。竹約也。引申爲節儉之義。賈子道術云。費弗過適謂之節。易象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是人君不知節用。必致傷財且害民也。奢侈者。奢。侈也。修。伏也。大戴禮。子夏問入官云。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管子八觀篇。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邪姦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國以民爲本者。注以愛人。人指民言。雖下句民字。故言民耳。穀梁桓四年傳。民者。君之本也。君主乎國。故國以民爲本。愛養者。養謂制民之產。有以養民。乃爲愛也。說苑政理篇。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道。使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吝。喜之勿怒。此治國之。使民之誼也。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是皆言治國者當愛民也。劉氏逢祿論語述何篇解此文云。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此以下文言民。則人非民。故解爲大臣羣臣。於義亦通。○注。作使至農務。○正義曰。作。如動作之作。邪疏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案邪疏謂損壞隨時修之。是動小工。不必須農隙也。左隱五年傳。言治兵振旅。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謂講武事。此使民之大者。春秋時。兵爭之稱亟。日事徵調。多違農時。尤治國所宜戒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正義曰。弟子者。對兄父之稱。謂人幼少爲弟爲子時也。儀禮特牲饋食禮注。弟子室於宮中。是父子異宮。則入謂由所居宮至父母所也。內則又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大戴禮保傳云。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是出謂就傳。居小學大學時也。弟者。言事諸兄師長。皆弟順也。教弟子先以孝弟者。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孝弟本人所自具。因弟子天性未泯而教導之。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所述。皆其法也。諸言則者。急辭也。謹而信者。詩民勞箋。謹。猶慎也。謹於事見。信於言見也。汎。愛衆而親仁者。說文。汎。焮貌。引申爲普遍之義。廣雅釋言。汎。博也。左襄二十八年傳。引此文作汎愛。說文。汎。盛也。義亦通。爾雅釋詁。衆。多也。周語。近人三爲衆。引申之。人在衆中。無以表異於人。亦得稱衆。仁則衆中之賢者也。廣雅釋詁。親。近